

爲人間打造天堂

余烏龍



圖片提供／余烏龍

為了節省費用，許多事情余烏龍都自己動手做，操作怪手、運送砂土、開墾苗圃……，他與助手林翠蓉鎮日在烈日陽光下，來回奔波地辛勤工作……

清晨四點，大地還在睡夢中，龍園的主人余烏龍先生已經起床。他換上粗布衣褲，穿上長統膠鞋，往山上走去，準備工作。

天色，濛濛地亮了起來。山徑上也陸續出現早起的人群，三三兩兩都是運動裝扮。「烏龍伯，早！」每個與他相遇的人，都停下來與他熱烈打招呼，余烏龍微笑回應，偶爾也停下來與他們閒話家常。

看著這麼多人來這兒爬山運動，余烏龍臉上不禁笑顏逐開起來。這位自喻是「龍園」

管理員的七十老翁，想要送給社會大眾的，是一座恰似仙境的人間天堂。

他念茲在茲，行走山林間，打造夢想。

尋地竟心願

民國七十一年以前，余烏龍在高雄遠洋漁業界，是個響叮噠的人物。跟他做過生意的業者都知道，「烏龍仔叔」一向公私分明，講求信用，不要花招。

人過中年，余烏龍已累積了相當的財富；金錢，對他而言，只是數字的堆砌。只

是，再多的數字，也換不回摯愛老母親的生命。整日忙著生意的余烏龍，才驚覺到：人的生命竟是如此的脆弱，隨時說走就走，一點也沒有商量的餘地。原本對死亡十分忌諱的余烏龍，開始認真思考嚴肅的課題，「人到底為了什麼而活？人生除了累積財富之外，是不是還有什麼值得追求？」

苦思數月，找不到答案。余烏龍的心境，像是漂泊的浮木，隨波逐流，抓不到靠岸。有一天，他在陽台上賞花，看著經由自己一手種植

的蘭花，日漸綻放出美麗的花朵，他心裡泛起無限的喜悅。望著蘭花出了神，他突然有所感悟：「人死後有沒有天堂難料，何不把這人世當做天堂來經營？」

有了這個省悟，余烏龍決定歸隱山林，種自己喜歡的樹，栽植令人賞心悅目的花朵，為眾生開墾一片花園淨土。

為了尋找心中的夢土，余烏龍花了將近七年的時間，走遍台灣大小山脈，但是，一直沒有找到理想的地方。直到民國七十一年，一位朋



余烏龍與來登山的人，都成了好朋友。

友聽了余烏龍想開墾山林來服務社會的心願，決定為他介紹一塊山坡地，來幫助他完成心願。這塊山坡地，位於屏東高樹鄉三地門的大武山支脈，大母山下的大津瀑布旁，面積六十一公頃，屬於林務局管理。

這一大片的山區，長久以來乏人管理，余烏龍的有心，獲得林務局同意租地。於是，他結束了遠洋漁船的事業，隻身來到屏東山上。這近似瘋狂的舉措，在許多人看來，實在無法理解。余烏龍無視家人與朋友的責難，他在山下租了一間房子住下來，然後花錢請工人上山蓋房子。

沒有任何拓荒經驗的余烏龍，憑著感覺來規畫山林，他認為，整座荒山沒有登山道路，開闢山徑是首要任務。為了從山腳建一條約八百公尺的環山道路，他與請來的三十多名工人，一起開

路，從移植老樹、剷地、鋪水泥，用一顆顆石頭疊起擋土牆，工程的艱鉅，實在難以形容。余烏龍每天挽起衣袖，穿著高筒膠鞋，天一亮就工作，忙到天黑才休息。

第一年，遇到梅雨季，整日連綿的雨水，沖刷下大量的土石流，將剛開闢的山徑弄得泥濘不堪，也將整個龍園大門堵住。這個意外的發生，讓余烏龍警覺到，這座山林被濫砍濫伐的嚴重性，如果不趕緊作保育工作，將來還不知會發生什麼事故。

梅雨過後，余烏龍帶著工人清理砂石，一面開始去物色樹種。剛開始，他也沒想太多，就是去種樹，他聽說巴西鐵樹好，就不計成本大量種植巴西鐵樹；後來，六龜林業試驗所蔡達全主任，聽說他在造林，主動送他兩萬棵黑板樹苗，讓他種植在山坡地上。這些黑板樹，便是龍園第一代繁衍樹苗的始



〔讀者來函〕

作為一文化人及生態記錄者，立場上一直是很「反核」的！

然而在兩年前接觸《源》以後，「反核」立場未變，卻藉此看到了值得深入研究與記錄的「台電文化」：與其說《源》是台電文化的「催化劑」，倒不如說它是扮演著DNA的角色！

這個DNA裡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英雄，他們曾揚起許多風，很多雲；並把風和雲凝結成身上的汗水。所謂不朽，就是讓自己的名字在後人的唇間咀嚼；英雄也不過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則軼事罷了，而既然作為一個角色，總得扮演下去的，這也是《源》很巧妙地把「台電DNA」裡真正值得尊敬的遺傳「密碼」傳遞給讀者（甚至於是反對者）的地方！

十幾年來，一直希望發電能有另外的方式，即「反核不反電」；現在，我們則試著用另外的角度來看「台電人」，尤其是「野外的台電人」。

今天我要把日出、瀑布、晚涼、秋風都貼上郵票，寄給那些分布在峭冷山頭的英雄們！

——魏志弘（台中市）

被妥善照料的黑板樹樹苗。（余烏龍／提供）



的地，培植更多的樹苗。

心繫在龍園

第二年，幾次颱風來襲，龍園都安然度過，余烏龍確定了造林保育水土的重要，因此，他更積極的物色樹種，種植在山坡上。他又陸續種了桃花心木、烏心石樹、楓樹、樟樹、土肉桂、毛柿、楠榕杉等等；甚至出國旅遊時，他的心思都放在觀摩別人如何種樹，在國外

祖。

黑板樹是一種高大壯碩、樹型優美而且生命力強的喬木，具有好繁衍好栽培的優點，余烏龍希望早日看見龍園的規模，除了大量種植黑板樹，他在山下買了五甲多的地，培植更多的

見到罕有的樹種，他就買回來培植。

龍園在余烏龍十年辛勤開墾下，漸漸顯現規模。努力的付出，是他當初能預見，但是，金錢的開銷卻是出乎他的預料。為了節省費用，許多事情余烏龍都自己動手做，操作怪手、運送砂土、開墾苗圃，他與助手林翠蓉鎮日在烈日陽光下，來回奔波地辛勤工作。

長年累月的忙碌，終於忙出病來，一天清晨，余烏龍中風了。在馬偕醫院治療了兩個月，總算穩定了病情，但是，醫生宣佈中風造成他的手腳麻痺、視力受損，將來只能在病床上度過。

從醫院回家，余烏龍堅持回去山上療養。回到屏東後，他每天坐著輪椅巡山；看著許多工程只進行到一半，余烏龍心裡有說不出的著急，他告訴自己「龍園還沒有完成，絕對不可以倒

下」。

余烏龍每天靠著運動、按摩筋骨作復健，靠著無比的毅力，他的手腳漸漸恢復了知覺；兩年後，他終於從輪椅上站了起來，抬起腳跨出了大門，再度加入建設行列。

生病的期間，他心中對龍園的規畫有更清晰的輪廓，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完成。他將整座山林劃分為幾個區域，健康步道區，供登山遊客做森林浴；栽培樹苗的花園苗圃，可闢為花園音樂廳，讓訪客花草音樂共賞；植物林區，將來提供中小學戶外教學之用；甚至房子的客廳都可提供大眾來休憩、飲水。

有一天，一位從事道路工程的朋友，打電話來向余烏龍索取近千株的成樹，作為行道樹之用。余烏龍想到苗圃裡種了五、六年的黑板樹已有兩公尺高，剛好可以派上用場，於是答應了他的要

求。

但是，「送樹」是要有條件的，「我希望送出去的樹苗，能得到妥善的照顧，」余烏龍說：「它們是我辛苦培育出來的，就像我的子女一樣。」從此，來索取樹苗的電話源源不斷，屏東縣地區的機關單位及學校，想要綠化環境，都來向余烏龍索取樹。

向林務局承租山坡地十多年，余烏龍未曾向政府要求過任何補償，自己花錢買樹苗造林，將大母山區建設成一個可供大眾登山健行的好去處，還無條件地將培育的

樹苗贈送給需要的人。

和大地結緣

民國八十一年，林務局為了表揚他造林有功，特別向縣政府呈報表揚。

在表揚會後，蘇貞昌縣長向余烏龍提及，屏東縣政府正想推動「種樹百里，回饋鄉里」計畫，苦於經費有限，遲遲無法執行。余烏龍聽了，當下對蘇縣長承諾，願意捐出一萬株黑板樹來響應這項活動。

這批市價近億的黑板樹，是余烏龍第一次大規模的贈樹行動，在當時屏東縣造成

了轟動，也打響了龍園的知名度，「綠衣使者烏龍伯」的名號不脛而走。從此，索取樹苗的信函如雪片從台灣各地飛來，只要是公家單位或公益團體需要，烏龍伯一律無條件奉送。

從民國八十一年開始送樹至今，龍園一共送了兩萬棵樹與各地人士結緣。除了送樹，「龍園」在大家口耳相傳下，已成為屏東縣知名的登山健行區，每天都有成千上百的人來此作運動或登山健行。余烏龍為了保護整座山區的原始面貌，謝絕任何車輛進入，也豎立「不可炊

食、烤肉」的牌子，要求遊園的旅客遵守，因此，整座園區顯得十分乾淨與整潔。曾有人問他：「為什麼沒想過將財產分給兒女？」

烏龍伯說：「孩子們都有自己的工作與事業，不需要我再給他們什麼。」在他的觀念裡，有限財產分給家人，不如將這些錢拿來造林種樹布施，跟社會大眾結緣，才更有意義！

他說，他要給子孫的是無形的財產，而不是有形的財富。「前人種樹給我們這一代乘涼，我們這一代當然也要種樹給下一代享用……」